



琴台客聚 潘國森

## 從文匯二字看《文匯報》

今年是香港《文匯報》75周年報慶，筆者與本報結緣已踏入第18個年頭。

2006年已故電視人、報人、編劇家、發明家梁立人兄要我接手他在本報副刊《琴台客聚》的欄目，他叮囑說報章上的專欄愈來愈不易得，要好好寫，長期保持。

那時《琴台客聚》每星期一到星期五刊出，共5位作者各負責一天。初期我與另一位文友分擔梁兄一半任務，即是每兩星期交一篇稿。後來有前輩倦勤，變成每兩星期交3篇，交稿時間很不規則。再後來重組隊伍，回到正常的每周一篇。

今時其他前輩因應各自大作的不同題材，早已改用了更適合的「招牌」，《琴台客聚》只剩兩人。這些年來筆者在此已發表雜文900餘篇，合共約千萬字。與報館的領導長時間屬「君子之交」（即「淡如水」也），除了開始時老總召見過一次之外，交稿都用電郵，上峰都換了幾回，卻多是無緣識藕。

「十年人事幾番新」、「二十年風水輪流轉」，75年大概等於4至5代人。我們這些「下游勞務供應商」雖然加入了這個大家庭，亦算是有份參與營造報紙的風格和水平，但是說到底仍不無疏離感。

不過，對於許許多多本報職員和讀者來說，可能與本報已有幾代的交情。或許父輩、祖輩，甚至曾祖輩、高祖輩曾見證過本報於1948年

誕生，也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筆者既與本報只有十多年交集，「遲來不見早花開」，只好拿「文」和「匯」兩字來做做文章。

《說文解字》：「文，錯畫也。象交文。今字作紋。」又謂：「匯，器也。」

「文」字本義為紋理、花紋。後引申為自然界的現象，如天文、地文、水文。另又引申為「文字」，古人認為「文」是獨體，「字」是合體。古代漢語多用單字詞而現代漢語多用多字詞，我們日常也就不大區分文和字了。有了文字的新意義，又有所謂文章、文獻、文才和文教的觀念了。文科可以與武科對應，文科也可以與理科對應。《易傳·象傳·賁》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傳·乾文言》：「天下文明。」今時中國讀書人講到文化多聯想到英語的 Culture，文明則聯想到 Civilization。一個「文」字的含義就非常的多樣化。

那麼「匯」就是盛載「文」的器物了。不過「匯」字今天很少作本義用。因為從水，多解作河流會合，又解作收集和分類，如在各種有用的材料「匯總」，以便向上級匯報，減省領導的工作。財務活動又有所謂「匯兌」，那是貨幣的交換了。

「文」和「匯」兩字，可以作如是觀，即是各種各樣不同的「文」事，給盛載、收集、會合、分類和交匯都在《文匯報》的實體報紙和網站上作了紀錄。



人生憑閱處 董心

## 美鳳二三事

這篇文章見報時，我辦公室門外的那工位上，應該是空空蕩蕩。美鳳是極愛整潔的人，想必除了她的名牌還來不及換下，再看不到她工作過的痕跡。美鳳的離職，讓我心底裏很失落。她沒有告訴我她的下一份工作是什麼。我只能在每日上環港鐵站熙攘的人潮中暗暗地祝福她，但願她新的工作地點不會離觀塘太遠，這樣她便不需要每日擠那麼久的車。

3年前，疫情剛起那陣子，我在美鳳工作的那個樓層，分到了一間辦公室。那層樓的辦公室，是元旦簽的租約，剛裝修好，春節時殺到的疫情便令大家居家。待5月份又恢復正常上班，我搬去，就認識了美鳳。她剛剛入職，負責一些對外的公益工作，話不多，但每日上下班很準時。我問：「你在內地讀過書？」她瞪大了眼睛，表示不可思議，「怎麼會，我一直都在香港讀書呀。」「那你的普通話怎麼這麼好？」我的確是從她的話語來判斷的，她講的普通話完全沒有香港味，雖然不能和內地的電台主持人媲美，但也足夠好，以至於讓我有這樣的聯想。「我還是學過的嘛。再說，我的媽咪和姐姐都是從內地過來香港的呀。」她嘿嘿地笑了起來，那笑容，像一朵靜美的白菊，好看極了。

有那麼一年多的時間，整個辦公區域只有我們兩個人。有時候便會談天——那時，談天是需要額外的信任的，畢竟，那陣子疫情的病毒很是厲害。美鳳跟我講起她對社區工作的理解，「我們平日裏省下的一點一滴，在救助社區上面，可以派上大用場的。」這話給了我很大的觸動。還記得第一次去深水埗的某個社區做義工，就是美鳳帶我去的。那個社區50多年歷史，很多孤寡老人。美鳳說她中學時就經常來，跟那些老人家很熟悉。那次義工行動之後，我慨嘆地說：「只可惜我們的力量太小了。」美鳳笑着搶白我：「你認識那麼多學校，也認識那麼多青年組織的人，不要老想着跟他們吃飯，多想着發動他們都去社區做點好事，那力量一定就不小呀。」真是一語點醒我！後來，在美鳳的指點下，我聯絡100多個年輕人，定期到一些特殊教育學校和有需要的社區裏做義工、送溫暖。

3年來的相處，讓我從美鳳身上學到了很多。她的直率，她的善良與坦誠，更重要的是，她不似職場的老油條們，懂得那些所謂的職場法則，只說漂亮話、場面話。她不，她總是彬彬有禮地一針見血，直言不諱，但她毫無惡意，善意地給人提醒，催人進步。美鳳的離職，讓我少了可以整日面對的一個「鏡子」，真是捨不得。



心窗常開 潘金英

## 贈文集賀文匯報慶

香港《文匯報》從1948年9月9日誕生至今，75年來秉承「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宗旨，愛國愛港，努力不懈地堅定前行，以客觀公正的立場、及時準確的資訊、鮮明的觀點，與時俱進，成為影響力大的主流媒體；我是忠實讀者，同時有幸是其中專欄作者一員，很想就報慶之際分享我心中感悟和祝福。

《文匯報》常與小市民的生活相伴；我每天閱讀《文匯報》，感到版面表達簡潔醒目，有新開價值，形象和理念皆好，既聚焦事實硬新聞，亦不乏富人文關懷之軟故事，能給予讀者獨特觀感和意義。我喜歡副刊文章，我欄目的左鄰右里內容不長，但篇篇皆是智慧閃爍的好文章，令人欣賞！讀這報可獲豐富的內地要聞和國際新聞資訊，也讓我認識更多中國歷史和現代發展，近期粵港澳大灣區的議題亦讓我關注，更讓我加深對祖國的認知及了解到祖國高速的發展；因此我也大力向青少年推介《文匯報》，並鼓勵他們投稿，讓他們對祖國之常識漸變廣博，更加深了解到特有的中國文化知識。我認為《文匯報》在香港發展，與學校互相合作，提升了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及培育家國情懷；讓學生有正確的愛國觀念，更深入地認識國史和中華文化，培養青少年日後成為良好公民；長大履行社會責任，為社會為祖國作出貢獻！

9月9日正值香港《文匯報》迎來75周年，為慶祝這個大日子，配合推行新學年讀寫工作坊計劃，我和潘明珠將給數百寫坊學生送贈《樂寫中華文化生活文集》以助興及推廣閱讀，這次寫坊計劃是公益文化推廣，為學界注入正能量；這恰恰正好富文匯的精神哩。

香港《文匯報》在辦報上堅持不斷創新，不論師生老少，總效法文匯精神，而我也一直致力於培育青少年自強努力，積極創新；樂寫中華文化生活寫坊計劃正好提供了平台給本地小學生從小熱愛中華文化，藉快樂地多讀多寫，通過個人獨特感悟文章，把中華優秀文化，把生活中的真善美愛，好好傳揚。此次整理佳作出書贈閱，展示了小學生在中華文化生活之不同面貌，反映青少年對中華文化之理解、肯定和追求，值得欣賞和支持。

慶賀《文匯報》之際，期望與祖國同心，藉本書《樂寫中華文化生活文集》與學校師生攜手說好香港故事，誠意以此文集與師生同賀《文匯報》創意飛翔！衷心祝福！



◆文集封面。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 說情誼

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了，在此恭賀《文匯報》繼續四海風行，宏揚正義，當香港市民的喉舌！

75年經營的確是不容易的漫長路，尤其是在香港經歷了無數風風雨雨、高高低低的日子，其間不少媒體早已抵受不了衝擊而倒下，而《文匯報》則愈戰愈強，且與時並進，無論印刷版、電子版、社交媒體都辦得有聲有色，深入群眾，成為業界先鋒，實在是香港人的驕傲！

我與《文匯報》的緣分也好幾十年了！年輕時我也當傳媒，公司之間有競爭，但行家之間只有友情。做記者時採訪新聞，不管來自哪家機構，不管公司的政治立場，大家都會互相交換資料或照片，工餘相聚成好友。記得行內人最羨慕文匯行家所享受的福利，他們有宿舍、有飯堂、有康樂活動，同事之間的情誼就像一家人。這是在香港其他商業機構罕見的。我也曾到過他們在灣仔舊社的飯堂去享用那廉價而又豐富的老火湯晚餐。

及至我停職到了法國讀書，我有機會替《文匯報》歐航版寫旅遊專欄，當時的筆名是「栢齊西亞」，每篇稿都要靠郵遞。想不到幾十年後我還有機會在《文匯報》筆耕，實在是深厚的緣分。當年《文匯報》歐航版總部設於倫敦唐人區，由於任職的都是從香港調過去的老朋友和行家，我在假期時曾渡過英法海峽前往探望。文匯歐航版在歐洲多國的華人社區十分受歡迎，除有當地社區資訊外，移居當地的華人，就靠《文匯報》了解祖國和香港的消息，一解思鄉之情，並透過該報得悉歐洲多國的政策和政治最新情勢，不懂當地語言的老華僑也不會與時代脫節。

時移易易，《文匯報》早已透過互聯網傳遞即時和最新的消息，無論身處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隨時了解世界大小事和國家資訊。《文匯報》多年前已搬到香港仔的新辦公大樓，設備早已科技化，沒有變的是那份如家庭般的人情味，照顧員工的飯堂，以及那令人回味的老火湯！



百家廊 李大春

## 禾黃吃新

「磨石響、克白忙，新糧飄香滿堂；帶豆糕、芋卵糕，層層米漿層層包；蒸糕板、打糍粑，胖糕酥糕燈盞糕；新米飯、配新茄，吃得樂悠悠。」那些年，一旦稻田裏傳來「喇喇」的鐮刀聲和「碰碰」的穀斗聲時，人們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這些讓人興奮的「吃新」歌謠。因為，很快就可暫不執行「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乾，閑時吃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的最高指示，即將把早已吃膩了的地瓜絲飯、白坯（白地瓜片）飯暫拋一旁，迎來的不僅是放開肚皮吃飽飯，更喜的是可隨心所欲變着花樣「折騰」幾天的糧食，這就是一年一度的所謂「吃新」。

上世紀六十年代，曾流行一首名為《社員都是向陽花》的歌，其歌詞是：「公社是棵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瓜兒連着藤，藤兒牽着瓜，藤兒愈肥瓜愈甜，藤兒愈壯瓜愈大……」那時，我的街坊四鄰都是人民公社的「向陽花」，唯獨我家是被青藤圍着居民戶，每年一到農忙季節，鄰里的小「向陽花」們便會邀我到「廣闊天地」去體驗「藤」與「瓜」的滋味，當然，我跟這些發小出去的目的除了暑假有伴玩外，重頭戲是想「買張舊船票，重複昨天的故事」，登上「吃新」的客船。

那些年，「向陽花們」收割回來的稻穀總是挑到我家不遠處的一座原址地的新屋坪晾曬，鄰里的小「向陽花」們這時便成了看守穀場的半勞力，我雖然揀不到這看場的工分，但由於是暑假，為有伴玩耍，總是義務幫忙看場。小「向陽花」們在曬穀場裏就地取材，用兩把籬筐迭起，上面用兩扁挑橫上，再用稻草蓋上遮擋太陽，地面用稻草鋪就，一座「溫馨小屋」就落

成了。鑽入「小屋」，躺在這透……稻穀芳香而又柔軟的「地氈」上，感到格外愜意。不過不時還需鑽出「小屋」，拿起穀耙，翻曬稻穀，不時，還需要踩踏在這金色的稻穀上，驅趕闖入曬場的鳥兒雞兒。當然，更多的時間是在那「小屋」裏玩搶石子、動石子棋的遊戲。到了黃昏，稻穀收倉，我們便在清掃一空的穀場上將一根根稻草連接起來，蕩起繩來跳：一根繩，兩人搖，搖下來，像小船，搖上去，像小橋，穀子挑過小橋，糧食裝滿小船……

生產隊分糧的緊迫性用「老鴉沒有隔夜蛋」這俗話來形容最為恰當了。當稻穀一曬乾，統一集中到不遠處的「伯公亭」旁生產隊倉倉時，連夜分糧便開始了。我那時很喜歡跟着發小來這裏看生產隊的連夜掌燈分糧，只見亭子裏，一盞賊亮的汽燈高懸在屋樑上，為分糧增添了莊嚴而又隆重的氣氛。社員們手持一把把手電，猶如而今今晚會場的螢光棒，搖曳出興奮與期盼。不一會，分糧進入高潮，只見一桿大秤一次又一次地掛上幾個裝滿稻穀的籬筐，兩人用肩扛着，旁邊一人手持大鏟用於糧食的多減少添，當隊長和會計各自高聲唱出分糧戶和分糧數量時，總有一束手電筒光照射在那桿大秤的準星上，分得糧食者經核准無誤後才歡天喜地老少陣陣拍手提把家返。

鄰居寶嬌家的糧食加工器械齊了，什麼風扇（風穀機）、磨穀機、石磨、克白一樣不少。分得糧食後，一些缺乏糧食加工器械的鄰居一大早就在寶嬌家門口排隊等待加工了，已沒了曬場掙工分機會的孩子們這時少不了過來這添熱鬧，幫忙搖風扇、用克白舂米、推石磨磨漿，好一派熱鬧而又喜慶的「吃新」景象。這時候，大人們總喜用一些老掉牙的謎語給我們猜：

「雷轟轟、雨點點，前山去、後山回。」「石山對石山，一洞中間穿，洞裏千條路，遊覽兜圈圈。」「風扇、石磨。」我們總是異口同聲準確地答出謎底。穀子碾成米後的這幾天，寶嬌家總顯熱鬧，今天，大夥兒各自拿出兩筒米來一道合夥蒸七層糕吃，明天，大夥兒又各自拿出3筒米來合夥蒸糕板吃，用這些新米變着花樣來「吃新」。偶然興起，大夥兒還會想吃燈盞糕，雖然那時的食油非常稀有，但寶嬌總不讓大家失望，像變戲法似的弄些菜油出來，雖然油錢平攤，但大家對寶嬌總是感激萬分，吃過燈盞糕後，將那拿過燈盞糕糕沾着點油的手，放到寶嬌的頭髮上塗擦，讓寶嬌的頭髮更為油光水滑。而小夥伴們這時總會無憂無慮地唱起童謠：燈盞糕、圓又圓，又想吃又有錢。

一旦鄰居們把這些美食加工好時，母親就會想方設法把我叫回家，我知道，因為我們家是居民戶，吃的是商品糧，啃老米，無法「吃新」。但每次我被母親叫回家，總是心神不定，特別是當寶嬌家炊煙裊裊、香氣飄飄時，我總隔着門縫垂涎欲滴。還好，鄰居們體恤我們，當這些「吃新」的美食做好後，總有鄰居你一碗他一碗送過來給我們嘗新。那種情況下，母親總感不好意思，紅着臉與寶嬌商量，用我們居民戶配給的老米換些寶嬌的新米，寶嬌對此總是毫不猶豫地應下。有了這新米，母親也可湊上份兒，讓我們光榮地加入到「吃新」行列。

雖然如今「吃新」的習俗早已鮮人提及，因為，只要有需要，我們每天都可以「吃新」。但一想起從前的「吃新」習俗，總免不了來段憶苦思甜，居安思危，心中希望「吃新」永遠成為過去，再也不要成為期盼和成為奢侈。



網人網事 理美美

## 保衛土豬

小狸最近在治療牙齒，這讓「吃東西」這件事變得有了門檻——當咀嚼的「成本」增加時，只有真正的美味才「值得」入口。數日後盤點，小狸發現，相對較硬的動物蛋白是淘汰最慘烈的品類，而當中的「豬肉」幾乎全軍覆沒。一言以蔽之：不夠好吃，不值當吃。與廚藝無關，是普通的味同嚼蠟。

猶記得1995年那個豬年的春晚，當時的最紅小生給全國老百姓科普了一句俗語：「百菜唯有白菜美，諸肉唯有豬肉香」，這句民諺也基本符合當年所有人的集體回憶——那時誰家燉個肉，都能引來一樓道哈喇子。而曾經「香冠諸肉」的豬肉，如今卻為何淪為嚼蠟？

這讓小狸忍不住檢索最近一次吃過的好吃豬肉在哪裏，答案是四川青城山的冷門村莊。那天因為開錯路，誤打誤撞進了不知名的村落，在唯一對外賣飯的農家小院裏，農婦誠懇建議「嘗嘗臘肉吧，我們自己做的，不是外面的」，於是點了蒜苗炒臘肉和回鍋肉，掌勺的是她老公。端上來的成品如意料般毫無花巧，作為川菜連調料都沒多放，但一入口全桌都被香暈了，完全的食材硬硬，肉片極新鮮，口感緊嫩脆實，油香四溢卻不膩，簡單調味下剛好調出豬肉原本的味道，用港人最愛的话說就是「豬有豬味」，實在讓人印象深刻。那天，已吃主食多年的小狸，竟然為這兩盤不知不覺乾光3碗白飯。農婦看食客吃得高興也高興，聊天說這豬也「不是外面的」，說「有一點成華豬的血統」。

怪不得。大名鼎鼎的四川成都土豬成華豬，被譽為最適合做回鍋肉的豬肉，沒有之一。一身黑毛的牠們，如果純種，其肌肉脂肪含量可以達到3.5%，而如今市面上最主流的進口白毛「洋豬」通常只有1%。這個肌肉脂肪含量，就是決定肉香不香、味濃不濃和口感好不好的關鍵；即豬有沒有「豬味」的關鍵。遺憾的是，好吃的代價是時間和金錢的成本。土豬的生長速度普遍比洋豬慢，吃得比洋豬多，生崽也比洋豬少，同樣的時間和飼料下，土豬一欄還沒長好，洋豬卻已經出欄兩輪了。這使得1980年起，內地的生豬養殖業急轉轉向飼養進口豬種，而中國本土的豬種在短短30年間驟減，以成華豬為例，曾經遍布整個成都平原，但卻在2013年時減剩僅為100頭，遠遠少過國寶大熊貓，以至於被封為「熊貓豬」。同樣瀕臨滅絕的還有「吃肉最高境界」東坡肉之食材「兩頭烏」，即中華四大名豬之一金華豬等等。數據顯示，全球共有豬種300多個，其中中國現存豬種88個，當中85%的數量在急劇下降，31個品種瀕臨滅絕，2018年的調查中，8個品種失蹤，4個已經滅絕。

只是，保護熊貓人人知道，保護土豬卻鮮有人關心。面對其它生物人類本就傲慢，何況是「食材」。

但保護土豬卻是當務之急，這不僅僅是由於「牠好吃」，更由於除了食材，豬本身也是生物之一種，是食物鏈和生態鏈之一環，保護生物多樣性是保護萬物包括人類自己之必須。

保護土豬，不僅是吃貨的責任，更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即便你是素食主義者。



信而有征 劉征

要想知道泰國人對待歷史的態度，而不是了解歷史本身，曼谷的暹羅博物館是一處最佳的去處。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廉價的博物館。無論是野心勃勃如雅典，它是發誓將整座城市變成歷史遺蹟；即便如盧浮宮的藏品、聖彼得大教堂堆放在道路兩側的文物，無一不在彰顯文物本身的價值。

但暹羅博物館不這樣，在整個3層樓的展室當中，除了那座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用作商務部辦公大樓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勉強算得上一件文物之外，整座博物館竟然沒有一件真正意義上的文物。那感覺就好像你來到義烏批發市場，恰好它為了給自己做宣傳，就把各種劣質商品堆出個主題展覽來。

來一些東西的觀念，而後來人在又接受了這些慷慨的饋贈之後，非常珍視它們，以至於終於有一天，你發現這些東西已經汗牛充棟，惹人艷羨了。冒充的文物不具有這樣的屬性。德國各地，印象最深如德累斯頓，在整個大街上修復了戰爭當中被炸毀的建築，儘管在外觀上達到了復古的效果，可一想到這些都是贗品，廉價感就會隨之而來。

暹羅博物館既然很少文物，它的主題又是歷史——這一點從這座博物館的名字就能看出來。於是它就只能講故事，這正是闡釋學的功績。這樣說起來，闡釋學是一種神學，在雅典時期的詭辯蔚然成風的時候就達到過高潮。現在，它又故伎重施，出現在了互聯網時代。因為這個時代完全沒有人關心真正的事實，只想去證明，而證據是可以信手拈來的。這讓我想起了臥佛寺裏蔚為壯觀的壁畫，畫幅佔據了所有外牆，內容除了僧人的講道，就是各種奇幻的世界，你絕分不清哪裏是現實，哪裏是虛構，只管光怪陸離的傳奇着。

## 暹羅博物館

暹羅博物館就是這樣一座講述泰國歷史的闡釋者。它也沒有避諱這一點，在建造之初，它就聲稱這裏探討身份問題，具體來說，就是為了讓大眾自己去發現一個叫做「泰國」的概念。如何做呢？它於是把吃穿住行分成不同主題的展廳，把作為信仰的佛教、把象徵泰國教育的小學教室原型搬到了博物館。文物不重要，重要的是探索那個哲學意義上，或者如果我們竟然斗膽把神學也部分的歸於哲學的話，這個博物館試圖解決「我是誰？」這個基本問題。然後，它就將展覽變成了有探索室、動態立體展示，還有服裝試穿間這樣的大雜燴。廉價是很廉價的，也確實十分粗獷兒戲，不過畢竟回答了「什麼是泰國？」如果我們把國家看成是一群人在地理上的共同居住，那麼，這個博物館就把涉及人的、生存當中的物質和精神方面都展示了。

不過，你不會因此就覺得泰國沒有歷史。泰國不重視博物館，在於它真正的歷史在神學當中，它保留了神學及其與儀作為一種活的遺蹟，使之呈現為歷史文物與傳統的共融。在泰國，到處都是僧人和寺廟，隨處可見四面佛和濕婆的塑像，這是不是提示了一個詮釋的神學色彩。因為，詮釋與神學本來就是相配的。